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扣开历史之门·尽揽经典魅力

下

无名氏◎编著

杨家府演义

君是汉之将，我亦宋之臣。
一般遭陷害，怨恨几时伸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杨家府演义

〔明〕无名氏◎编著

下

辽海出版社

第二十七回

孟良入辽求发



杨
家
府
演
义



真宗因八王所奏，遂密写旨付八王。八王领旨，径到六郎营中看视，乃与令婆计议其事。令婆得旨即唤岳胜入来，与之言曰：“圣上有密旨在此，说有人往番营求得萧后发者，回来必重加赏赐。我想起来，则有一个消息，可以求得。只是无一个机密之人前去。”岳胜曰：“不知老奶奶有何机括，可以求得？”令婆曰：“闻萧后将女招赘我四郎为婿，若有人以信通之，此发必竟求得。”岳胜曰：“军中有孟良者，可以去得。”令婆召孟良入与言其事，孟良慨然领诺。是夜入见钟道士问要发多少，道士曰：“不拘多少。但还有两事，汝一并干来。”孟良曰：“有哪两事？”道士曰：“萧后御厩中有匹白奇骥，可偷来与宗保乘之。又御苑中有九眼琉璃井，其水番人化来，布于青龙阵上九曲黄河之内，汝将粪土填中一眼，其龙被污，即旱无水，彼无处取水，此阵不足破也。”孟良得令，径偷过番营而去。忽焦赞从后赶上，孟良回头见之，恨声曰：“冤家，你来何干？”赞曰：“因哥哥一个独行，我心不安，特来陪伴。”良曰：“干此等之事，全要机密，如何同汝去得？”焦赞曰：“只有哥哥机密而我便泄露耶！死便就死，定要同去。”



良无奈，只得与他同去。及到幽州城中，酒店安下。

次日良谓赞曰：“汝在店中停止，我去打探驸马消息便回，切莫出街，被人识破，有误大事。”焦赞领诺。孟良装作番人，入到驸马府中见四郎，道知本官染疾求发之事，四郎曰：“我府有人缉探，难以容汝，且暂出外，待吾思计求之，汝过数日来领。”孟良领诺，仍复回店中歇息。

却说四郎夜间，转辗思忖，忽生一计，大声喊叫心腹疼痛。公主大惊问曰：“驸马心疼，是原日有的，近日新添？”驸马曰：“原日有的。”公主急召医官调治，全无应验，愈叫疼痛。公主曰：“驸马原日怎生得此疾来？”驸马曰：“幼年战争伤力，衄血于心，每尝作痛。”公主曰：“先日曾医治否？”驸马曰：“先日曾得龙发烧灰调眼，好了数年，今不觉陡然又发。”公主曰：“龙发何处得之？快使人去求来治疗。”驸马曰：“中国才有，此地哪里去讨？但得娘娘龙发，或者可代。”公主曰：“此则不难。”即遣人前往军中见萧后，道知驸马病发，要龙发治疗之事。萧后曰：“驸马之疾，此而可治，吾何惜哉！”遂剪下一握，付与来人。来人星夜回幽州，将发递进府中，驸马假意取些烧灰服之。其痛立止，公主大喜。次日驸马正以所剩之发藏下，只见孟良入府，即付与之。孟良接了发，拜辞。径转店中，付与焦赞。乃曰：“汝速拿此发回营，救取本官，我干完了事，就来。在途仔细，勿得有误。”焦赞领了发，星夜奔回九龙谷不题。

却说孟良那晚悄地入御苑去看，只见果有九眼琉璃井。遂将粪土沙石填塞中眼毕；抽身出了御苑，直走到一寺门前坐着，捱到天亮，径往御厩看马。只见番人正在喂马，孟良打番



语云：“娘娘有旨，遣我来牵此马出教场训练，明日骑出与宋对阵，庶不误事。”养马者曰：“拿旨我看。”孟良来时，得江海送萧后假旨一张，带在身旁，那人一问，孟良徐即取出示之。那人见印信是真，遂不疑其为假旨，即牵马与孟良。孟良骑出教场，勒走一番，将近黄昏，打马径往九龙谷而跑。及番人知觉，随后追赶，孟良已走五十里矣。孟良得马，回到军中，见钟道士，道已干了三事回来。道士曰：“汝倒有些胆略。”遂进真宗御帐，奏剪龙须和合。真宗欣然剪下，付与钟道士。钟道士即将和之，调酒灌下六郎口去。霎时间六郎苏醒，康泰如故。

真宗闻钟道士治好六郎，不胜之喜，乃宣入御帐言曰：“赖卿治好郡马，特封一职以酬汝劳。”钟道士曰：“贫道山野愚夫，胸中空空，上不能致君，下不能泽民，何敢居职旷官？”真宗曰：“卿何谦退若是，以朕观之，子才不亚周召矣。”钟道士曰：“荷陛下知遇之恩，待臣再与杨将军同破此阵，以报万一云尔。”真宗喜曰：“卿能建此功绩，朕当勒名鼎石、垂之于不朽也。”道士曰：“此阵无穷变化，一有不备，难以攻打，容臣指示宗保行之。”帝允奏，遂权授钟道士为辅国扶运正军师。凡在营将帅，不必奏闻，并听调遣。道士谢恩而退，来见六郎，六郎拜谢。钟道士曰：“此亦君当有此小厄，今幸安痊，可与令郎破此阵图。”六郎即唤宗保拜钟道士为师。宗保拜毕，钟道士曰：“吾见军中人马缺少，不足调遣，难以破敌。”宗保曰：“何以处之？”钟道士曰：“须遣人再调各处军兵来营听用。”宗保曰：“师父说要调遣何处军马，任凭使人召来。”钟道士遂令呼延显往太行山召取金头马氏引

本部军兵前来御营听用，又遣焦赞，回无佞府召取八娘、九妹、柴郡主来营听用；又令岳胜往汾州口外洪都庄，调回大将王贵来营听用；又令孟良往五台山召取杨五郎带领僧兵来营助战。分遣已定，呼延显等各领令而行。



卷 五

第二十八回

孟良金盔买路



杨
家
府
演
义



却说孟良，不日到了五台山，见五郎道破天门阵一事，乞下山相助之意。五郎曰：“前者澶州救吾弟后，回到山来，一心皈依佛教扫除尘缘，哪肯复临阵伍，伤吾之行。汝今又来缠害，何也？”孟良曰：“此非小将已事，上命差遣，不敢不来。望师父念本官勤劳王事情分，勿辞一行。”五郎曰：“萧天右、萧天左，乃二逆龙精降生。天右已被我除之，天左尚在，此孽障不比天右，若还我去，必竟调我战他。我今思忖，惟木阁寨后有降龙木二根，得左一根，与我为斧柄，便能降伏此人。汝若能求得此木，徐即下山。不然，去亦无益。”孟良曰：“师父果若要之，小将敢辞劳苦！只得前去求来。”五郎曰：“汝速去求来，吾亦准备下山。”孟良辞别五郎，竟往木阁寨而去。

却说木阁寨主，号定天王，名沐羽。有一女名穆金花，又



名穆桂英，生有勇力；曾遇神女，传授神箭飞刀，百发百中。有一日与众喽罗打猎，射落一鸟。有诗为证：

结队纷纷出寨东，分围发纵势豪雄。

龙泉光射腰间剑，鹊血新调手内弓。

犬带金铃飞草际，鹞翻锦翅没云中。

平原十里秋风冷，沙草萧萧半染红。

穆桂英游猎之间，只见一鸟飞过，拽弓射之，那鸟应弦而落，恰落于孟良面前。良拾之而去，行未数步，忽有五六喽罗赶来。叫声“好好将鸟还我，饶汝一死。”孟良听得这话，停步不行。喽罗近前来捉孟良，被孟良拳起脚踢，打得那些喽罗抱头乱窜，急忙报知桂英。桂英与众喽罗追赶孟良，孟良听得后面喧嚷，知是贼众赶来，取出利刀，挺立待之。忽桂英到，大骂曰：“这狂夫，敢如此胆大，却来俺这里逞英雄也。”孟良亦不搭话，舞刀来战桂英。桂英举剑迎之，连斗数十合。孟良见喽罗拥来，恐被所伤，遂扭身奔走。桂英与战，见其刀法熟嫔，疑是诈败，遂不追之，只与众人退守隘口。孟良进退不得，遂谓喽罗曰：“吾将所拾之鸟还汝，汝开路，放我过去也罢。”喽罗曰：“汝才逞英勇，如今缘何就小心了。但汝来错了路，谁不知道要过木阁营，须留金与银。倘无钱买路，休道一日，就是一年也过去不得。”孟良闻说，自思我来与他求木，连性命也难保了，只得取下金盔，递与喽罗，以作买路之资。喽罗奉与桂英，桂英既得金盔，令开路放他过去。

孟良急奔回寨，见六郎，道五郎要斧柄，及将金盔买路一事，尽行诉说。六郎曰：“此等泼妇，甚是可憎。”宗保曰：“儿愿与孟良同去取来。”六郎曰：“恐汝不是其敌。”宗保曰：



“随机应变，爹爹不必挂虑。”那日与良引军二千，竟到木阁寨外呐喊。穆桂英闻知，乃全身披挂，引众鼓噪而出。宗保曰：“闻汝寨后有降龙木二根，乞求一根与我为斧柄，待破阵之后，遣礼相谢。”桂英笑曰：“汝要求木，胜得我手中宝刀，莫说一根，两根俱奉。”宗保与孟良言曰：“狗妇出言如此不逊，待我捉之，自往砍伐，何必恳求于彼。”乃挺枪直取桂英，桂英舞刀相迎。交战十数余合，桂英卖个破绽，拍马佯败，走过山隅。宗保乘势追之，桂英抽身转回，拈弓暗放一箭，射中其马，宗保落马，桂英近前，活擒而去。孟良随后赶上救应，寨上矢石交下，不能前进。孟良曰：“我等不可退去，必要寻个计策，救出小将军回营。”众军依言，遂扎住于阁下。

却说穆桂英捉得宗保入帐，令喽罗紧紧绑缚，宗保厉声曰：“要杀便杀，用此苦刑何为？”桂英见其生得眉目清秀，齿白唇红，言词激烈，暗忖道，若得此子匹配，亦不枉生尘世。密着喽罗，将匹配之事道之。喽罗道知宗保，宗保寻思半晌：我要求彼之木，今不应承，死且难免，莫若允之，以济国家之急。乃曰：“蒙寨主雅情，愿从其命。”喽罗以肯就回报桂英，桂英大喜，亲释其缚，扶起宗保相见。令左右整酒款待宗保，对坐欢饮。酒至半酣，忽寨外喊声大震，人报宋兵攻击甚紧。宗保曰：“蒙寨主与生既效鸾凤，事同一体，乞开门说与部下知之，以安其心。”桂英然之，令喽罗开门，以此情说知宋兵，放孟良一人入帐来见。孟良见宗保与桂英对席而饮，曰：“小将军在此无限喜乐，却把我众人之胆吓破矣。”宗保将成亲之事，道知孟良。孟良曰：“军务紧急，待暂辞别，容



后日再来成就何如？”宗保哀告桂英，桂英曰：“郎君要去恁紧，明日即当送行，不敢久相淹留。”次日宗保与桂英求降龙木。桂英曰：“郎君且回，待妾送来，以作进身之资。”直送宗保至山下，俱有恋恋难舍之意。宗保曰：“我倘遇难，请救应，幸勿推辞。”桂英领诺而别。有诗为证：

郎才女貌两相宜，洞府摇红烛影辉
一夕恩情山岳重，临岐不忍遽分离。

宗保引众军回见父亲，言曰：“不肖去木阁寨，与桂英交锋，误被暗箭伤马，遂擒儿而去。复蒙不杀，强逼成亲，儿亦无奈，只得允从，今特来请罪。”六郎曰：“得木来否？”宗保曰：“未有，桂英道他亲自送来。”六郎大怒曰：“我因王事倥偬，起处不遑。汝今求木，又未得来，乃贪私欲而忘君亲。予何不幸，养出此不肖之子，要他何用！”喝令推出斩之。左右正在绑缚宗保，令婆闻知，急出言曰：“宗保虽犯军令，当斩，但目下正要破阵，且姑留以备用也。”六郎曰：“若非婆婆相救，决不饶汝。权囚禁于军中，待破阵之后，取出问罪。”孟良跪下告曰：“请将军息怒，小将军之事，诚不得已。既被其擒，已为笼中之鸟，又且欲求其木，此时安敢不从，乞赦其囚禁。”六郎竟不允，仍将宗保囚了。宗保所以被囚者，六郎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。

次日孟良密入禁中，见宗保言曰：“适见钟道士，言小将军有二十日血光之灾，今在此受禁，亦准拆了。没奈何只得忍耐。”宗保曰：“父亲冤屈我也，吾之所为，汝尽知之。但我在此想来，桂英甚好才能，得他来相助，大有利益，汝今再往见之，一者求木，二者叫来助吾出阵。”孟良领诺辞别而去。

第二十九回

穆桂英生擒六郎



杨家府演义



次日孟良领宗保之言，径往木阁寨见桂英，说知小将军被囚，特来请助之意。桂英曰：“悬望汝主不来，正要着人相接，汝今到来请我，我如何离得此地。速归拜上本官，他不放小将军出来，吾即引众来相攻击。”孟良听罢，愕然曰：“寨主既与小将军成了佳偶，正宜引军相助，何故出此不睦之言？”桂英怒曰：“夫之不幸，即妾之不幸，夫为我而囚，彼即囚我也，乃我之仇敌矣。吾安得而不引众以攻之哉？再勿摇唇，试看此刀利否？”孟良曰：“今日天晚，容小将歇宿一宵，乞念本官情分，何如？”桂英曰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孟良遂退出寨前安歇。孟良忖道，若不下个毒手，如何能勾他去相助。立定主意，候至二更，密往寨左，放火烧之。正值九月天气，狂风大作，霎时间，烟焰张天，四下烧着。喽罗大惊，齐出救火。孟良提刀，进到寨后，砍了降龙木，复入寨中，将家眷杀了一半。孟良恐被众人知觉，负着降龙木，竟往五台山去了。

众喽罗比及救灭了火来，知是孟良所放，四下搜寻，人道已去多时。复入寨看，只见杀死家属，桂英大怒，即点集部



众，杀奔九龙谷而去，报此冤仇。行了数程，有一喽罗进前言曰：“孟良行此策，见寨主不肯下山相助，彼实无戕害之意。且今山寨已烧得零落，家小又杀伤了，不如举众相助大宋，一则完成佳偶，二则代朝廷立功，多少是好，何必与他厮杀，自伤和气？”桂英沉吟半晌，乃曰：“汝言亦有理。”遂引众回去，收拾寨中粮草物件，装载于车，扯起木阁寨令字旗号，引众竟赴宋营而来。有诗为证：

紫箫声断凤凰台，缅想离情恨满怀。

不是毒心焚却寨，怎能勾引下山来！

宋军望见木阁寨旗号来到，忙报六郎。六郎怒曰：“此泼妇引诱吾儿，殊为可恨，今日又来勾引，待吾砍之，以绝后患。”即引军出阵，大骂曰：“贱人好生退去，也自干休。不然，枭汝首级。”桂英大怒，忖道：我好意引兵来助，今反受他凌辱，亦不搭话，拍马直取六郎。六郎举枪，与之交战数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桂英佯败而走，六郎纵骑追赶，喝声曰：“走哪里去？”桂英拈弓搭箭，射中六郎左臂，翻落马下。桂英勒回马捉之。此时岳胜、焦赞等，皆不在军中，无人救应。桂英乃将六郎绑回原寨，正行之间，忽山坡后，旌旗蔽日，一彪强兵来到，乃杨五郎与孟良也。桂英列开阵脚，孟良拍马近前，望见六郎被捉，大惊叫曰：“将军因何成擒？”六郎未答，桂英问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孟良曰：“汝乃翁也。”桂英惊曰：“汝若不来，险伤大伦。”亟跳下马，令人急解其缚，乃拜曰：“误犯大人，万乞赦罪。”六郎曰：“不必下礼，汝且起来相见。”五郎等一齐合兵，回至九龙谷。六郎令人放出宗保，与桂英同拜令婆。令婆不胜欢喜曰：“此女真吾孙之偶也。”因

令具酒，与五郎等接风。酒至半酣，人报岳胜、呼延显等，召取各处兵马皆到。六郎大喜，即出寨迎接王贵、金头马氏、八娘、九妹等，齐入帐内。相见毕，六郎向王贵拜曰：“叔父驰驱风尘，乃小侄累及，幸勿罪也。”王贵曰：“贤侄与我，同一王臣，何云累及！”王贵等皆拜见令婆毕，六郎设酒款待，众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六郎入御营奏曰：“今诸路军马，俱已到寨，特请圣旨号令破阵。”帝曰：“既诸军皆到，卿宜乘机而行。自今以后，不必俟朕之旨，任卿调遣。”六郎领命退出军中，与宗保商议破阵。宗保曰：“破阵须要择好日辰，目下数日不利，钟师父亦言，姑待两日方好。儿今先引诸将，看其破绽。”六郎允之。

次日三通鼓罢，宗保全身披挂，扬旗鼓噪而出。番将马鞞令公韩延寿，耀武扬威，跑出阵前。见南阵上，众将拥着一小童子，端坐白驥之上。延寿认其马是萧娘娘所乘的白驥，乃大喝一声，恰似雷震。宗保忽然落于马下，众将慌忙救起，扶转军中，入帐坐定。钟道士将白汤滚下一丸药与宗保服之，即时安妥。六郎问坠马之故，众将答道：“正对阵之际，番人厉声一喝，小将军遂落马下。”六郎听罢，叹曰：“还未交战，但闻声息，战栗如此，安能望其成功。竖儿不足以谋大事。”（按坠马乃钟道士明使宗保如此而行者，盖因真宗素轻大将，故要筑坛拜他，知所重也。）钟道士曰：“此非宗保惧情，不能接战，特因其年幼小。将军必奏圣上，筑坛拜他，授以重任，赐他一岁，始能出阵破敌。”六郎依言，入奏真宗。真宗与群臣商议，八王奏曰：“当允六郎之奏，重封宗保之职，始





能调遣三军，以破辽也。”真宗曰：“当封何职？”八王奏曰：“辽宋胜负，在此一举。今日封职，不可如往日授他将之职，苟简呼遣而已。”真宗曰：“必如何以封之？”八王曰：“昔人汉高祖拜韩信为帅，使军士知所尊敬。今日亦仿汉高之行可也。”帝允奏，下令军士于营外筑起三层将台，四方竖立旗竿，按方色扯旗，礼仪法度，一如汉制。不一日筑完，回奏真宗。真宗斋戒沐浴，择吉日，引群臣同到将坛之上。真宗登坛后，宣宗保升坛，宗保跪下。真宗焚香，祝告天地毕，真宗亲为挂大元帅印，封为赫天霸王、征辽破阵大元帅。宗保领旨，谢恩毕。帝谓众臣曰：“朕以宗保年幼，特赐一岁，以作满丁之数。”八大王奏曰：“陛下既赐一岁，臣等亦赠一岁凑成一十六岁，令满过丁年，使他出阵，有万倍之威。”真宗大喜，即下敕赐宗保一岁，众臣赠一岁。差军校捧金牌敕书，送归营寨。宗保再拜受命，与军校先回营去。真宗始下坛。同群臣转于御营。

翌日，宗保坐军中，下令各营，听候攻阵。请钟道士入帐，商议进兵。钟道士曰：“番阵之内，中间道路曲折极多；必先得一粗心大胆者，进去巡视一番，回来说与众军知之，然后可以攻击。”宗保乃问曰：“谁敢去巡视天门阵？”焦赞应声曰：“小将愿往！”宗保允其行。焦赞退回本帐，与牙将江海议曰：“我今要去巡视番阵，君有何策，教我而行？”海曰：“若无萧后敕旨，如何进去看得！君今要往，必须假借萧后敕旨夜巡，方可去得。”赞曰：“哪里讨着印信？”海曰：“此事不难，我父曾为萧后掌印之官，遗有印式，被我依样刻出。日前孟将军去偷良骥，亦是我把印信与他，今我仍将此印，印着



一张假旨，与君前行，管取巡视回来。”焦赞大喜，遂与海索了假旨，星夜离了本营，去到天门阵。

焦赞先视铁门金锁阵。只见番将马荣，雄威赳赳，立于将台之上，部下把守，如铁桶一般。见焦赞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，敢来此巡视？”赞曰：“我奉娘娘敕旨，来此夜巡。”荣曰：“敕旨何在？”赞即取出示之，荣看罢，开阵放赞过去。赞遂过了铁门阵。又到青龙阵，铁头太岁厉声言曰：“此何去所，汝来此夜行？”赞曰：“娘娘有旨，遣来巡视。”太岁请旨看毕，放赞过了青龙阵。赞入其中，遍视道路丛杂，又闻四面金鼓之声，心甚惧怯。又到白虎阵，守将苏何庆喝声是谁，来此看阵。赞道领娘娘敕旨夜巡。苏何庆讨旨看了，遂开阵，放赞过去。赞慌忙走到太阴阵，见许多妇人，赤身裸体，绕台而立，阴风习习，黑雾腾腾，不觉头旋脑闷，心神恍惚。黄琼女手执骷髅，将焦赞截住，赞喝曰：“吾奉娘娘敕旨巡视，汝何得拦阻？”琼女索旨看毕，放赞过去。焦赞雄心顿消，十分慌乱，不复恩进，观看里面之阵，乃从旁边走出阵来，跑回营中。

焦赞入见宗保说知阵图，其中如此，如此。宗保听罢，即请钟道士商议，钟道士曰：“惟有太阴阵极难破，下令先破此阵，其余可以依次而攻。”宗保问曰：“太阴阵上，妇人赤身裸体而立，此主何意？”钟道士曰：“彼按为月孛星，手执骷髅，遇交战之际，哭声一动，则敌将昏迷坠马。今破此阵，必先擒此妇也。”宗保曰：“谁人可往？”钟道士曰：“金头马氏前去，可以成功。”宗保下令，遣金头马氏曰：“汝引精兵三万，从第九座天门阵，攻打入去，吾自有兵来接应。”金头马

氏，领兵去讠。宗保又请八娘曰：“姑姑可引军马一万，直逼太阴阵外俟候，待彼军一出，乘势杀进。”八娘领计去讠。宗保分遣已定。与钟道士登台了望，有诗为证：

蓬岛神仙侶，临凡辅宋君。

坐筹知胜败，先独遣红裙。



第三十回

黄琼女反辽投宋



杨
家
府
演
义

却说金头马氏，引兵从第九座门呐喊攻打。黄琼女听得，赤身裸体，出阵迎敌。马氏一见乃骂曰：“汝乃西夏国王亲生之女，引军助人战争，指挥不得自由，而受他人指挥，是无能也。且妇人所以异于男子之行藏者，特掩敛身躯一事耳。今汝不识羞耻，现露父母遗体，而出阵耀武扬威，纵使成功，亦受人之唾骂；不知明日何面貌见父母兄弟？”琼女被马氏骂得默默无言，羞惭满面，跑马回入阵中去了。马氏见阵上杀气腾腾，刀枪晃晃，亦不追赶，遂与八娘合兵而回。

却说黄琼女回到帐中，自思我来助他，令我赤身露体，真个羞辱无限。曾记当年邓令公为媒，吾父将我许配山后继业六郎，只因邓令公丧去，遂停止此婚事。今闻统宋大军乃六郎也，是我旧日姻配，不如引部下投降于宋，续此佳偶，扶助破番，报复此等耻辱，岂不妙哉。计议已定，次日密遣部军，送书入马氏营去。马氏得书，报知令婆，令婆曰：“彼今不言，我亦忘之，昔在河东时果有此议，盖因那令公弃世后，遂不曾成其亲事。”马氏曰：“此女昨被我耻辱一番，今日来降，料非虚情，老太太可与令郎商议。”令婆遂召六郎入来，道知黄

